

浏阳夏布

# 织布于夏 活在隆冬

夏布，顾名思义，是适合夏天穿的布，是用苧麻织成的布，是一份历史样本，是我们曾有的、以及刘本俊仍有的田园牧歌的生活方式。也是今天易洪波售卖给我们的乡愁与挽歌。夏布，更是谭志祥与妻子一边织布、一边烧菜的生活全部，也是造成他清贫的一个结果。

撰文：逍遥王 摄影：庄严

策划、造型：小威 编辑：王潇洒 妆发：叶妍  
模特：黄晓萌（龙腾精英） 协调：刘栋



插画：玛丽苏



蓝色夏布连身裙  
mymy vol.8  
设计师：Cotton





我们管中窥豹看到的是一个个缩影。但扩散到宏观视角，才知道夏布的没落，其实是一种历史性的无可奈何花落去。因此，我们去浏阳，去找寻谭嗣同笔下“战天下商务而未尝遇敌”的浏阳夏布，不是为了单纯讲一个故事。我们，更像是一种带着抢救动机的凭吊。

用温柔和野蛮，可以刮青

从长沙开车到浏阳，是一个变得更“土”的过程。高速路两侧断断续续地散布着绿色梯田，一块梯田属于一户人家。绿田落到红土上就成了斑点，大量绿色未接壤的地方，可见红色的土地被红色的铲车翻了个身，红壤赤裸裸地袒露在外，十分扎眼。风一吹过，将路边的车子、房子都罩住了厚厚一层尘土。

有着红壤土地的地方，属于中亚热带湿热气候，它是因为在常绿阔叶林植被的环境下，发生脱硅富铝过程和生物富集作用，发育成红色。在浏阳，有关红色的一切，都发育得很旺盛。红色的辣椒、红色的花炮、红色的将军……马路上如果开过十辆车，有七辆是红的——我在等车时亲手数过。

红壤土地富含养分，可种植很多农作物，因此浏阳也有很多绿色，很多植被。但绿色的植物在这里被漠视，缺失存在感。满城的尘土飞扬，将之掩盖。

就好像用苧麻做成的夏布，这里明明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夏布之乡，但浏阳人对夏布的认识之匮乏，简直惨不忍睹。不管是城中、还是村里，接触过的所有的年轻人，没有一个知道夏布为何物。

苧麻在浏阳随处可见，在路边都能自然

生长，但不常与它打交道的人识别不出来；能识别的人太少了，因为做夏布的人太少，越来越少。围绕着夏布的生意，在当地任一村落甚至都难得形成一条完整的、稳固的链条。一旦来年的订单数降了，即意味着他们的一份副业没了，仅此而已。

夏布的从业者零星散在镇上、村里、组中。因此常要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。我们最终在一个屋舍俨然、怡然自乐的村里见到了一脸憨实的刘本俊大爷，刚打过一个照面，他就操着一口含糊的湖南土话向我们抱怨，他种的那片苧麻因为过了季节的关系，枯黄了，很可惜。为何枯黄？因为今年不打麻了呀，没人肯收。

76岁的他打了大半辈子的麻，拥有最后一块苧麻种植地，三亩大，掩藏在屋后的山沟里。据他说，以前还是有不少种麻的，但有一年村里人种了五十多亩苧麻，没人要，最后全贱价处理，后来就没人种了。“那你为什么还种？”“说不定有人要咧。”刘大爷眯起眼睛狡笑。

沿着一条用脚踩出来的羊肠小道，走过两道木栅栏、一片水稻田、一头牛、一个水塘，那三亩苧麻地很不起眼地矗在那，融在满山的常绿阔叶林里，不经指点，很难将之辨认出来。苧麻一年可收三次，因为今年

没打过的缘故，苧麻已经长得一人多高了。刘大爷驾轻就熟地攀到支杆上，操起锈迹斑斑的弯刀就剃下去，苧麻杆子——“吱”的一声——爆裂出青脆、纤长的纤维。

打下来的麻，呈一缕缕带状，刘大爷甩在肩上扛回家。然后，在家门口支起一张高凳，打来一桶清水，兜里掏出两枚用竹节削制的指套，两只大拇指堪堪套进去，指尖处斜开了一道锋利的口子。刘大爷抓起一把麻，挑出一根，两只大拇指交错，一捏一扯，就像分筋错骨，轻易地把表面那层青皮给扒了下来，这道工序叫刮青。

刮青，本就是抽离绿色的过程，是人类对大自然予取予求的一个缩影。但这种自古相承的手段柔软、轻巧，那一整套繁琐的准备手续，就像餐前冗长的祷告，具有宗教般神圣的仪式性；而现代人的索取手段愈加粗蛮霸道，工具也从乡野农夫指上的竹节规格为了高速路边的红色铲车。不尊重、不敬畏、不知检点，因此取索无厌。

1. 谭志祥夫妇织成的浏阳夏布堆砌在他的家里，等待着识货的人。/2. 76岁的刘本俊手里拽着刚刚打下来的麻，他抱怨今年的麻没人收，都已枯黄。/3. 夏布一般宽幅有限，而长度却可以一直织下去。谭志祥将之高悬于家中，履行阴干的步骤。/4. 谭志祥发明的半自动刷浆机像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，纱线经过，自然就被蹭上一遍。/5. 打下来的麻要洗净，洗净苧麻的胶质之后最好还要晒干。





# 织



谭志祥几乎所有的工作时间都在家中，他在院子里搭了个简易的帐篷，遮挡阳光的直射。因为苕麻是种很容易闹脾气的植物纤维，温度、湿度及力度的稍不如意，就容易断线。线断了要找到头和尾，在这堆千头万绪之中寻觅是一种极其锻炼耐心的功夫。

## 首尾可相续，薪火难相承

刘大爷领我们从家中出来，拐了两个弯就到了他母亲家。母亲叫李凤莲，一人独居。到的时候，她还一个人静静地呆在黑黝黝的屋子里，坐那折纸花——那是去庙里祭拜时献给神灵的花，当地的信仰混合了道教及祖先崇拜，这是一种具有中国乡村代表性的多神论信仰。

李凤莲101岁高寿，但还是手脚利索、精神抖擞。如何利索？用一件事可以证明，她是绩麻人中现存年纪最大的！绩麻是刮青后的下一道工序，既考验眼力、手上功夫又要极其细腻，堪称艰难。

绩麻的原料就是刮青刮下来的一丝丝原麻纤维——土话简称“茨”。先用指甲将粗茨分离成细茨——可一直分离到发丝般的粗细。然后，将两根短茨首尾相接成一根长茨，就这样不断将茨与茨相接。李凤莲动作轻盈，那双手完全看不出已经101岁了。发

丝般的茨就在她的手中无声生长，盘成一团。绩的时候，她一边还在嘴里嘟囔：“麻不好，这个要晒！”所谓“晒”，是将刚刮完青的茨淋上水，放在太阳底下暴晒，反复三天。苕麻就会从褐黄色褪变成米白色，水分蒸发，也脱了胶。因为苕麻胶质厚重，成麻不规则，所以每道工序只可手工，搭不上工业化的快车。除了暴晒，脱胶漂白的法子还有很多，如石灰水漂法、炭熏法、牛粪浸渍法等。绩成的线，最终要挽（当地用“撻”字）成一个“坨坨”。

李凤莲绩了六十年的麻。但在浏阳，大家公认50多岁的曾竹华干这个活儿最漂亮。她每天坐在家中捋饬这些副业，不管是绩线，还是转纱都不在话下。她速度很快，比李凤莲还快，因此赚得也更多。李凤莲绩麻，一天最多也就一二两，最精细的甚至一天只能产出三四十克，但做一匹夏布最少要三四斤。总之，她一天差不多只赚4块钱。曾

竹华绩麻、转纱、撻茨——这一套在刮青之后，做布之前的那一段工序都做。

“你做这个，一天最多赚多少钱？”

“你说撻茨吗……赚不了几个钱呢，最多只有十来块吧。”曾竹华笑呵呵。说完，她随手把一个最终卷成茧状、白乎乎的“坨坨”，扔到了脚边的红色塑料脸盆里。



6



## 夏布的衰败不在于原材料，不在于大家都跑去做生意，不在于桥本先生的订单越来越少，不在于矗立在浏阳县的“花炮女神”雕像，这些都是表层组织的决堤，背后是传统生活方式的解体。

### 把千头万绪织成布

一年收割三次的苕麻，要经过刮青、浸麻、剥麻、漂洗、绩麻、成线、转纱、撻茨，如此多道工序才堪堪可用。自然，需要有人为这些手工买单，这一行为俗称“收”。收的人叫谭志祥。

谭志祥四十多岁，育有两个女儿。在乡里，大家尊称他为谭师傅。他被公认为浏阳的夏布第一能手。他能一个人完整地做出整张夏布。谭师傅的爸爸也做夏布，爷爷更是当地做夏布做出名的人物，据说曾有不少乡间子弟不远千里来拜师，那还是清朝晚期的事情了。“当时做夏布还是很了不得的事，乡下没啥出路，你不种田，就只有去做夏布。比起种田，做夏布人还算轻松，钱也比种的多，所以都磕破脑袋来拜师。”

因为夏布，祖上也曾风光过。但到他这一辈，五个兄弟姐妹，却只剩下他还在做夏布，其余四个老早跑去搞其他营生了，有捣鼓小生意的、有卖水果的，最小的弟弟去年跑到上海的虹桥一带开了家湘菜馆子。谭师傅不无自豪：“每天都能做到一万元的营业额，生意好得很！”说完又垂下头，自嘲道，“他们都已经开起小车（轿车）喽，就我还在开摩托车。”

每隔十天半个月，谭师傅就骑着摩托车到各个村子，驾轻就熟地摸到刘本俊、曾竹华等人的家门，给他们发钱、拿货、下单——完成了夏布一系列前期工作的整合。最后，他骑着摩托车回到浏阳县高坪镇太平村，他的家在这。



7



8



9



10

6. 谭志祥的妻子每天都会坐在屋子里织布，看起来比整经、刷浆都要容易，但其实也不简单。需要手脚配合，也需要应付不断的断线。/7. 曾竹华被公认为乡里的绩麻能手，但她本人对此却抱以淡然一笑。对她来说，绩麻的这点收入并不够生活。/8. 101岁的李凤莲搬张椅子，提个水杯就能坐在门口绩麻。五十多年的绩麻经验，已经使她的双手有了神经反射般的动作习惯，这或许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她绩麻。/9. 刘本俊在自己的家门口刮青。/10. 易洪波每年都会回到这里几次，每次回来他都跟谭志祥交流，他们的布被谁做成了什么样的衣服。





# 布

屋外有一片五十米见长的水门汀院子，做夏布最重要的三个步骤——整经、穿箱、上浆——大多都在这里完成。在这个简陋的作坊里，自动化作业、流水线、温度、湿度控制这套信仰都得抛弃。这古老的植物特别娇气，不管太湿太干，苧麻纤维都会断掉。谭师傅介绍，最好的土法子，是挖一个洞，在洞里织布。

织夏布就是一个驯服苧麻的过程，就像人类驯服棉花。但棉花柔顺、易于摆弄、随意塑造。反观苧麻，它更原始、更桀骜，不顺从体制。要织夏布，先要把苧麻整经——将一团团的纱在整经台上分开拉直，力度要柔和，过硬或过软，它都要闹脾气。

穿箱的工序，把一根根的线交叉穿入一条条的箱眼里。织普通夏布，是418个箱眼，每个箱眼里有2根线，即836根线。如果要织最好的夏布，那苧麻的纤维就要分得更细，谭师傅织到现在最好的夏布，穿箱时达2000根线。

穿完箱要转布，手里把着羊角一圈圈地把布转，密密麻麻的线一层层给绞进来，每绞上一层都要垫一根竹条，为的是隔开层次，怕线断了迷失在千丝万缕之中。忽然在这里找到了“千头万绪”的来历。在织夏布的各个环节中，断线都不会停，这时要凭入微的眼力把它找出来，用巧手把它的首尾两端揪出，再续弦。整个过程要端得无比耐心。这锻造耐心的活儿，在浏阳却自古多是男人操刀，女人只能打下手。

整经后要刷浆。谭师傅有自己的独门秘方——古法刷浆：用每天新鲜熬制的米浆。提来一桶米浆，一桶清水，一手盛着一坨粘稠的新鲜米浆，一手拿着一把人头大小的棕毛刷子，像打刮胡泡沫的刷子的放大版，用刷子轻轻地打在米浆上，刮起的米浆就以水滴状均匀洒落在纱线上，为雨露均分，洒浆后还要用刷子梳理一遍。而后重复两遍，总共要刷三遍浆。援引谭的话说，全手工的夏布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来。

从十几岁开始学做夏布，到现在四十多岁，谭志祥还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，他自个发明了一套机织纱刷浆机，将夏布这一长久以来全手工制作的古老纺织物，向前跨了一大步，完成了工业的半自动化。经纬有序的纱线循着他安排的轨迹而行，一根一根就

## 夏布工艺流程

壹

打麻

收割苧麻，刮青后入水浸泡，再置于河滩上，洒水晒干漂白。



贰

绩麻

将漂白后的原麻薄片卷放入清水盆，梳理成细丝，然后置于大腿，用手捻接成细纱线，最后卷成茧状小团缕。



叁

整经

将茧状纱团在整经台上分开拉直，掌握力度，不可无力，不可用力，要柔和。



像车道，组成了一道宽阔的高速公路。然后在高速路上设了收费口，每根麻线经过都要被“刷”一遍。听原理简单，但对夏布来说，前无古人。此前，做夏布的前辈们没人探索过工艺的发展，只是恪守古法，一遍遍地用手实践。“以前这里还有过专门的夏布染匠，现在早就没有了。”

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夏布的后期加工，在中国多已流失，不单浏阳，同样盛产夏布的重庆荣昌、四川隆昌、江西宜丰等地都一样。关于夏布的很多新技术，基本都是谭师傅的日本客户、韩国客户反哺给他的。

“我能坚持到现在全是我靠我的顾客在鼓励我。”谭师傅最大的客户叫桥本隆，日本人。两人语言不通，桥本总是借翻译之口勉励他：“谭先生你要坚持！”“桥本先生啊，你的订单越来越少，让我怎么坚持？”桥本说，“要看看未来，中国人越来越多，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，你未来最大的市场肯定还是在中国。只要中国人喜欢你的东西，你还怕什么？”

于是，谭对我说：“我会坚持到最后，但如果生活条件每况愈下，我也没办法。到最后，我吃的饭比米浆还稀的时候，我就不干了。”

夕阳斜下，余晖照着一个骑着红色电动车的不知名的中年妇女，她送来了两摞织好的胚布。谭师傅介绍，当他们俩夫妇织不过来的时候，也会外包给她们。

## 夏布的经济账

浏阳最上乘的苧麻有个美名：“鸡骨白”。古玉中也有这一说法，它指的是埋在土里历经千年最终钙化了的玉器。鸡骨白的玉和布都有共性——温润、素雅，在阳光下泛着微微的、含蓄的光芒。据说，不远处马王堆出土的千年古尸，身上就穿着夏布，经久不腐、韧性依旧。

自古以来，能用作服饰的都属于顶级夏布，一般老百姓用不起，是进献皇帝的贡品，在清朝中期到晚期，浏阳夏布尤其鼎盛。因此，在夏布身上，其实一直标有上层阶级的符号。但在清朝晚期，汉中海口开埠

通商，茶叶也在浏阳形成了一个不可小觑的产业。同时，花炮产业也在浏阳放声初啼，并红火至今，扛鼎当地最重要的产业支柱——没有之一。

易洪波，湖南省浏阳县西乡人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他就生在这片红土青田共存的土地上。但对于夏布的记忆，却如同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，比米浆还稀，直到高中才听说夏布，但没见过。易洪波最终离开了这个小地方，来到北京，就读服装学院。大学期间，他才真正摸到了家乡的特产——夏布。他不作声响，将之种下心头。直至他离开大学到服装业摸爬滚打了七年，出来后做了编辑、辞职创业、失败、又做编辑、又辞职。最后，他才一脑袋扎下去，成立“夏木”面料机构。

“夏木”是一个平台，将易洪波收自于各地的夏布，推介给国内的时装设计师们，希冀于融入他们的服饰体系、他们的设计语言中。这确也产出了显而易见的作品。但无法回避这条产业链的核心问题——对设计师而言，单纯采购面料，并不具备任何的准入门槛；夏布确实是一个有“情怀”的好故事，但这个故事能否成为好卖点？易洪波一头接洽设计师：设计师想从生产阶段就介入其中；另一头的谭师傅也有自己的难处：抛却技术问题不谈，压根无法指望量这么小的单子养活自己，也更撑不起整个中国夏布产地的陈师傅、王师傅、夏厂长们……

成本是他们中间的一道沟壑。一匹25米长、20公分宽幅的夏布差不多需要6斤苧麻线，加上前后工艺，耗费20个工时，近乎个月才可完工。而这匹布最终卖出去的价格在500-800元。

但这个价位区间的夏布还略嫌粗糙，只能用于衣服的外层。要做衬衫，那就要细密到能贴身穿的高支数。谭师傅就是为数不多能做这种夏布的人。高支数夏布一匹要两千块，一匹布能做四件衬衫，换算过来，一件衬衫光原料就达五百块。

其实，夏布本就奇货可居，它近现代的衰落史，本身就是由上而下的客户流失。尽管清朝是夏布盛世，但致其衰败的引子，早在前朝埋下。朱元璋的明代政权确立后，首先安定社会、发展生产。直至洪武二十六年，才开始重视农业，推广植棉。最终，棉

肆

穿箱

用绫棒将纱线分组从整经台上取下，交叉置于箱板，按布幅宽度，将纱线穿入箱板后打结。



伍

上浆

苧麻线韧性不足、毛头多，易折断，需要刷一层米浆令其顺滑。用当日熬制米浆，刷于麻线上，刷浆讲究平稳均匀。



陆

织造

浏阳本地的织布机大多为天平腰机，织布时两脚放在踏板上，综开时踩踏，中筒开始松脚，身体后倾。如此重复，手头投杼打箱，即可织成夏布。



布改变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服饰体验。

棉花温柔、顺从、很听人的话。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，从陆地棉到海岛棉，一路上都被人类有目的地去引导它的生长路径，甚至伸手改动DNA基因排列，培育出了许多新品种。麻似乎就是一个相对的产物，它的生长更野蛮。棉安分守己，麻枝条舒张；棉贴着地面而生，麻肆意妄为往上蹿；棉采其花骨朵，麻抽其身子骨，剥开了表皮，还要将它的肉身四分五裂，一丝丝抽丝剥茧；棉率先拥抱了人类的工业化，并迅速以病毒性的裂变方式扩张，麻还是只为人手驯服，横眉冷对地固守它的小众。

谭师傅回忆，在他小时候，产出的夏布就已经大部分被用作蚊帐——这已是高端市场溃败，然后遗留下的鸡肋。而后有了化纤，更被火速取代。现在的夏布，主要用作帘布、茶席、垫布之类的装饰物，而这方面则几乎全部是来自日本的需求。

但夏布的衰败还不单在于原材料的盛衰，不在于谭志祥四个兄弟姐妹跑去做生意，不在于桥本先生的订单越来越少，不在于矗立在浏阳县中心位置的“花炮女神”雕像——这些现象都是表层组织的决堤——其背后是一种传统生活方式的解体。新时代的生活方式是强有力的、无孔不入地入侵，瓦解了固有习俗。夏布仅是濒临没落的一个，更多的产物早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中。夏布奄奄一息地残存，也仰仗于恋旧的日本与韩国。但来自它们的订单量逐年降低，亦昭示了来自西方的新生活方式正在不断驱赶传统。

易洪波如果做不下去，可以不做。谭志祥都做不下去了，还有人做夏布吗？幸运的是，谭志祥的一双女儿起码熟谙夏布工艺流程。采访期间，小女儿不断在旁帮她爸爸打着下手，一架一势，有模有样。“你的大女儿呢？”“在浏阳读书。准备将来去日本读医科大学，出来做医生。呵呵。”谭师傅露出了一天中最骄傲的神色。■







本页：  
条纹夏布连身裙和帽子  
Renli Su 2015春夏系列  
设计师：苏仁莉

对页：  
(左上)  
白色夏布连身裙  
Handmade collection  
没边 / Boundless 2013  
Spring / Summer  
设计师：张达

(右上)  
中式无袖夏布上衣和长裤  
Afternoon Collection  
NEEMIC 2014  
Autumn / Winter  
设计师：Amihan Zemp

(左下)  
棕色夏布长袍  
SUMMERrest Collection  
消化 / Digest 2013  
Spring / Summer  
设计师：Dooling Jiang

(右下)  
土黄色夏布外套  
SUMMERrest Collection  
消化 / Digest 2013  
Spring / Summer  
设计师：Dooling Jiang

黑色夏布连身裙  
Cocoon Collection  
NEEMIC 2013  
Autumn / Winter  
设计师：Amihan Zemp

